

黄芝冈日记选录(八)

范正明 录校

一九四九年(长沙—北京)

八月二十一日

午后四时,长沙市戏剧艺术工作者互助会在黄金大戏院(原在织机街,专演京剧,早已拆了)召开成立会,选干事十一人,黄元和、贺华元、徐绍清、彭福明(以上为湘剧演员)、李振武、黄云峰、张汉卿(花鼓戏演员)、刘斐章(长沙军管会文艺处干部,“演剧六队”队长)、梁月波(黄金大戏院经理)、高百岁(时在长沙演出的京剧名角,“麒派”老生)、田洪(戏剧活动家,田汉胞弟)当选。晚往湘春园(时在高井街,1950年修五一路被拆)看湘戏,剧目为《装疯跳锅》、《摘梅推涧》、《五娘上京》、《书馆相会》、《新会缘桥》五剧。贺华元之侯尚官,犹有旧日规模。《春秋配·摘梅推涧》净与旦之表情紧张,富于民间犷野之性。此在湘剧可见,平剧则重旦唱,净之表演应景而已。此剧之净有一段“色路”,贺略去不演甚为可惜。张淑娥之赵五娘,唱与表情均好。张以正旦享名,其妹张淑梅,则能演生戏也。田三太太(田洪之妻陈绮霞。田洪行三,故名)之《哑子背疯》,则今日初次见之。

八月二十二日

谛之(姓宣,资深报人)兄自上海《解放日报》来函,云今年四五月间,在京主撰《益世报》社论,为特务追踪监视。四月上旬来沪,上海解放,参加《解放日报》,主撰研究文字。最近中共中央来电调赴北平,经一周准备,定于十五日乘平沪通车全家前往云云。

是日长市两次被匪机侵入,因阴云作掩避(蔽),侦察起义军(陈明仁起义部队)开拔方向。午饭后,应刘斐章兄之邀,往李合盛(以牛肉菜肴著名酒家)与宋之的(著名剧作家)兄作长谈,宋对昨晚湘戏极感兴趣。第二次匪机去后,由李合盛去《民主报社》,参加社务会议。

八月二十六日

决汉口之行。复谛之兄函。发《新艺术》第三期稿。宋之的兄已行。谭丕模(著名作家,不久选为湖南省文联筹委主任)兄提议集宴,不果行。

湖南戏剧界午钱高百岁、李长山(亦包括欢送黄芝冈)于玉楼东(长沙著名酒家)。贺华元(酒醉后)骂座,云有饭一人吃饱,大家挨饿,即不合理。湘剧有一坏蛋为王申和(名丑),平剧有一坏蛋为王麟昆(时为灯笼街专演京剧之长沙大戏院经理,京剧武生出身)。不知王即在对席也。王乃云:“人不骂我,我,不知我为坏蛋,知之则后当改之。”贺云我不知君即王麟昆,恕我大炮也。四时偕百岁夫妇、李长山、李福德登兴国轮,轮为复华轮驳公司小轮,五时后开,夜抵湘阴停船。

八月二十七日

晨过洞庭湖,午抵岳阳,上岸遇紧急警报,飞机临空,旋解除。午食岳阳小馆中。下午过新堤,将抵芦溪口时,明兴轮因避飞机投弹,搁浅其处。闻水手道古:芦溪口洞庭王爷,有三千乌鸦兵。君山洞庭王爷像以手作搭天蓬式,面向湖中。云有木客向神借银百两,约再来,闻船鸣鼓则还钱。此客再来,未鸣锣,至城陵矶,乃敢鸣鼓。王爷久望木客不至乃以手搭蓬,南望湖中。行船人总搭天蓬,且过湖不鸣鼓也。夜抵嘉鱼,纳凉江岸茶蓬,蚊大而咬人毒,令人思及露筋祠也。

八月二十八日

十时抵汉口,住民众乐园(汉口综合性游艺场所),见赵雅枫(京剧演员)。前在重庆韦家坝院,与紫贵兄演《三叉口》,经言及始忆之。吴主任邀午餐,忽遇大雨,街头积潦成溪。午后雇车往大董家巷访段先生,坐待至晚,始得见段,问知虚静(姓张,黄芝冈表亲。著名西医)住处,晚宿湘淮庄。吴主任谈华中剧运计划,并提议请湘班来民乐上演。此举甚属必要,盖不独可资观摩,且湘班必须经此一番训练也。

八月二十九日

民众乐园武主任为武克仁,其助手为朱天。段先生名绍廉,与虚静同住湘淮庄者名杨石萼。湘淮庄为长郡会馆禹王宫戏台改建。禹王宫成于曾(国藩)、左(宗棠)之手,其神座比制府地高三尺,为全市最高之地。制府曾出奏争论,然不敌曾、左力量而败。湘人填高神座,用湘中煤渣,不取鄂地寸土,其建庙则一木一石,均自湘中运来,湘人之不服气乃如此。上午往民众乐园,下午得晤龚啸岚、张惠良两兄与龚往访王若愚兄,并向龚作汉口剧运采访。从龚家回湘淮庄,晚,段先生在新味腴(酒家)设宴,座中多商人,言谈颇不相习。(湘淮庄当作淮湘庄)

八月三十日

地方戏剧运领导人当是平剧艺员,因修养较高,技术较熟悉,演新剧易见成效之故。平剧在国内各地、都市乡村,多见其足迹,而地方戏之地域每不及平剧之广,故传布新剧种子,以平剧为最宜也。惟平剧演者或只重一己之技术,或视野及平剧而止,故重平剧之领导则无异忽视地方戏。但地方戏如湘、汉、楚剧,谁能自起戏剧之领导作用耶?

楚剧旦色用本嗓,汉戏旦色用假嗓。汉戏女艺员深以为苦,乃自愿加入楚剧。据武主任言,楚剧旦色多贵富人之面首(指男宠),除戏钱外更领取私家津贴,其排斥汉剧女旦,盖纯为一己生活计。据龚啸岚兄言,则汉戏女旦如得加入楚剧,则汉剧之旦色空矣。两者均各有一面理由也。

午前为《民主报》作通讯稿。午后访(高)百岁及武主任,与崔嵬先生(著名电影演员,时在中南区文化部工作)遇,得知(潘)梓年(哲学家、逻辑学家,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)兄通讯处,往访不遇。归途在啸岚兄家小坐。

八月三十一日

午前与虚静同运行李至大智门站,寄顿于信昌和烟行,托转运代寄行李代购车票。烟行熊经理邀午宴,饭后再至烟行,则虚静手携一行箱,亦被运走,箱内多有钞票及随身衣服,因往行李间交涉取出不果。午后二时登车,车行极缓,因桥梁路基多被白崇禧毁坏之故。

九月一日

晨抵驻马店,停车极久,车开至大刘庄,又久停,皆因等候军车之故。大刘庄有卖鸣虫曰蛐儿者,即蛐蛐儿也。虫似纺织娘,而鸣声较短促,清越可听,夜间平野多此虫声。人捕得,以高粱杆作械羁其颈,以高粱杆作笼,放虫入笼。京都呼之蝈蝈,想即此虫。晚九时始抵滦河。

九月二日

晨抵郑州,下车入陇海车站附近旅店,大睡至午。午后排队入站乘车,车厢座位较佳,而车行亦较速。郑州产梨及苹果,梨子不及砀山产,而卖价已贱。晚车过砀山,砀山之梨,大而浆多,浆汁甜而有渣,真价廉而物美也。

九月三日

近日乘车制度,无论头二三等车均须混合排队购票,闻其意在一律平等,但票价及座位均不平等,或意在有钱者多吃苦,则有钱者令仆人及转运公司中人代排队购票,其效能仍在普通乘客上。票多由此等人力取得优先权也。惟中产知识分子体力不及人,而又无人可使,乃真受其困。先得票,宜先入站矣。但入站又须排队,同伴或使唤人多,则分工购票及看行李,购票未定,而行李即移往近入口处排好,购票虽在人后,但与看行李者易位,或渗入同伴中,则反比先购票者占先一着矣。惟单身之中产知识分子携带行李多者,不能有分身之术,乃两难兼顾,着落人后也。晨抵徐州(时郑州到北京铁路尚未修复,故须绕道徐州北上)。徐州乃一大破落户,地大而市容不整,所落之小旅店,臭虫极多,床椅板壁缝隙皆其巢穴。津浦路车九时原可赶上,据

称路坏误点,当于午后三时签字联票,入站后又费一番周折,始得登车。二等厢,座次皆皮沙发,且因乘客少,一人能占一座次,故夜睡极安。

九月四日

昨晚过济南及黄河铁桥,今日正午抵天津。补票改乘五时特快车于晚抵平。虚静携金器多件于车站被检查没收,金器他人可携,惟虚静不可携也。虚静以计巧称,近作事每不精密,如衣箱寄存之失,与今日之事皆其类。

晚访寿昌(田汉),与谈及戏剧运动。此间人多着力于地方戏,所谓地方戏者实即民间小戏,此不但界说不同,盖命名之有失也。民间小戏之“三小”(小丑、小旦、小生)局面,安能领导剧运?知其一不知其二,故其主张乃如此。

宿打磨厂万福店六十六号。夜大雷雨与雹俱至。

九月十三日

午前往北京图书馆,阅悟梦子《灵台小补》,系冬烘反戏剧之书,满纸胡言。然写繙装帧极精美,抄其中说老郎一则。借得《怀幽杂俎》、《花部农谭》。焦循所谓“花部”,非指小戏如梆子秧腔,盖指地方戏如徽班戏言,其所列皆历史戏及情节复杂之人情戏,其份量极重,故感人,较小戏易而且深。小戏不能任剧运之重,其理益明。

九月十四日

杨静亭《都门纪略》,有同治三年夏徐序,述及杨氏作书,则杨为同治时人。

《都门杂记》乃纪略之一种,“词场门”谓“戏兆端于傩与歌。及秦二世胡亥,演为词场,谱以管弦、歌舞之风,尤兹易盛。后世则号为秦腔。杨谓秦腔为胡亥(秦二世)所演。而昆腔则唐世明皇所演。故后世秦腔皆祀胡亥,昆腔皆祀明皇,为词场演派之祖。”其立言极荒诞,或因秦腔老郎神无须,昆腔班则有须,故想象得之耳。

日本旧复刻道光原本,吴县顾禄《清嘉录》卷七记苏州“青龙戏”条云:“老郎庙梨园总局也。凡隶乐籍者,必先署名于老郎庙,庙属织造府(专供清宫服饰、仪仗之机构)辖,以南府(专司宫廷戏曲排演)供奉需人,必由织造府选取故也。”可知乾嘉以来,内廷各供奉,当多先于此庙中留名,然后北上至京。又案语云:案钱思元《吴门补乘》:“老郎庙在镇抚司前,梨园子弟祀之。其神白面少年,相传为明皇。”又引郭璞《山海经》云:魄(音归)山,耆童居之,其童常如钟磬音云。耆童,老童也,颛顼之子,老郎疑即老童,为声音之祖。童与郎俱少年称。介休刘澄齐观察有老郎诗亦作唐明皇。有句云:“梨园十部调笙簧,路人走看赛老郎。老郎之神是何许?乃李氏六叶(穿着华丽之天子)天子唐明皇。”王梦楼太守又谓是唐庄宗,尝题老郎画赞,有句云:“人言天宝,我谓同光。”(芸子《老郎神是谁》,载《国剧画报》二卷二十四、五期)

白山悟梦子《灵台小补》,北平图书馆写本,有戏题梨园所奉诸名号云:“冲天风火院,一个老魔。田窦二元帅,清音鼓板哥。公公三百数,婆婆八百多。这样尊封号,焉能不碰磨。”又三郎、金花俳神等赞云:“三郎三郎太娘挡,三郎三郎太颠狂。邪僻奸淫汝作俑,陷尽后世好儿郎,三郎三郎,罪孽难偿。”又云:“金花娘娘,俳神三百公公,八百婆婆诸名号,均按刊板《玉匣记》末页所载,并非杜撰。”《玉匣记》不可见,《三教搜神大全》有此记载而非明皇,今此乃及明皇,知明皇为巫神无疑。

从光绪十七年刘诚重印万全《玉匣记》录出以下各神名号:

唐明皇梨园祖师,南方翼宿星君窦元帅、田元帅,敕封冲天风火院老郎祖师,清音童子,鼓板郎君,三百公公,八百婆婆。

吹打鼓乐:响器祖师,金花娘娘,三郎爷爷,俳神端公(由巫师跳神驱鬼发展起来的古老剧中,称为“端公戏”)祖师,雀山白眉胭脂大王(按:雀山白眉胭脂大王乃娼家所祀之神),御乐祖师。

慕洪寿《石轩剧解》(《国剧画报》二卷二十三期)论剧舞源于傀儡云:“现代生人戏剧皆由提线而傀儡,递嬗蜕化而来。按提线戏即以木人加以戏装,而提之之法则于木人身上系以线,自上提之。计顶心一线、左右肩各一线、左右肘各一线、左右大指尖各一线、左膝盖各一线、左右足尖各一线,凡行止立坐,进退转侧全属肩井之线,故称之为提纲。其手足动作则属之四肢各线。生人戏之作打,无论打时锣鼓之徐疾,及交战者人数之多寡,切记上场时提纲二线系平行而出,在场上不问经过多少曲折,于下场时仍须两线平行,万不可使其交叉或缠绕不清,则为最要之规则。即如武生上场,见交战时,多有转身者,则转身几次,仍须反转几次,不使提

纲缠绕，斯正合乎戏理。倘反转或多或少，则提纲必交叉不清，不能恢复其平行直线，果如此则难于下场，次场再上亦难矣。”

（附读书笔记）：

《都门杂记》“词场门”云：我朝开国伊始，都人尽沿高腔。延及乾隆年，六大名班，九门轮转，称极盛焉。其各种脚色亦复荟萃一时。故“诚一斋”绘“十三绝”图象悬于门额（《都门汇纂》廊房头条东口路南“诚一斋”所挂之“十三绝”图，为贺世魁所绘。十三人为霍六、玉山秃子、开泰、才官、沙四、赵五虎、张垣、大头卢、老李、老公、陈丑子、王顺、连喜，皆当时高腔名伶）。至嘉庆年盛尚秦腔（则秦腔自魏三晚年始盛），尽桑间濮上之音，而随唱胡琴，善于传情，是足动人倾听，曾经奏明禁止（禁戏至此始），渐革此风。近日又尚黄腔（黄腔始于湖北黄陂县，一始于黄冈县，故云“二黄腔”始于此两地，故名“二黄”，则以西皮属黄陂者误），轻歌妙舞，响遏行云，故京师及外省之人，无不欣然附和，争传部曲新奇，不独昆腔阒寂，即高腔亦渐同广陵散矣。虽内城尚有学步高腔者，然亦硕果之仅存也。（页边记：乾隆以前及当时尚高腔。嘉庆，魏三[长生]成名后秦腔始盛。同治尚簧腔，昆高始歇。当时内城尚有习高腔者。）

产富察、敦崇（满族宗室）等著《岁时记》，为光绪丙午开雕之书，有光绪二十年序，其论高、秦、二黄诸腔云：京师戏剧风尚未不同，咸丰以前最重昆腔，高腔（即弋腔），高腔者有金鼓而无丝竹，慷慨悲歌，乃燕土旧俗也。咸丰以后专重二簧，近则并重秦腔。秦腔者，即所谓梆子腔也。

曼珠、震钧《天咫偶闻》云：《藤阴杂记》谓京师戏园只剩方壶斋，今园久废，其地尚未名方壶斋。查为今中和园，余皆不可考。京师士大夫好恶亦月异而岁不同。且国初最尚昆曲戏，至嘉庆中尤然，后乃盛行弋腔，俗呼高腔，仍昆腔之词，变其音节耳。内城尤尚之，谓之得胜歌。相传国初出征，得胜归来，军士于马上歌之，以代凯歌。故于《请清兵》等剧尤喜演之。道光末，忽盛行“二簧”腔，其声比弋则高而急，其词皆市井鄙俚，无复昆腔之雅。初唱者为正宫调，音尚高亢；同治中又变为“二六板”，则繁音促节矣；光绪初，竟尚梆子腔，其声至急而繁，有如悲泣，闻之生哀。余初从南方来，闻而大戒，然士大夫人人好之，竟难以口舌争。昆弋诸腔，已无演者，偶演亦听者寥寥。

礼亲王（昭梿，清初礼亲王代善之后）《啸边杂录》（一部包括民俗、人物、传说、重大历史事件的笔记）“秦腔条”云：自隋时以龟兹乐入于燕曲，致使古音湮失而番乐横行，故琵琶乐器为今乐之祖，盖其四弦能统摄二十八调也。今昆腔北曲即其遗音。南曲虽未知其始，盖即小调之滥觞，是以昆曲虽繁音促节居多，然其音调犹有古之遗意，惟弋腔不知始何时，其饶钹喧阗，唱口嚣杂，实难供雅兴人之耳目。近日有秦腔、宜黄腔、乱弹诸曲，其词淫亵猥鄙，皆街谈巷议之语，易入市人之耳，又其音靡靡可听，有时可以节忧，故趋附日众，虽屡经明旨禁之，而其调终不能止。

惜华（傅姓，戏曲史家、收藏家。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员）《高腔之〈闻铃〉》（《国剧画报》二卷六、七期）云：《闻铃》系《长生殿》之一折，至清中叶始变为高腔。全剧本事，出场角色以及排场均仍昆腔之旧，至曲文宾白，间有一二出入。而唐皇所歌【武陵花】第二支【前腔】之后半支曲则自昆曲原词“白杨萧瑟雨纵横”句下，改窜为：“鬼火光寒，草间湿乱萤。自悔怆惶负了卿，负了卿。妃子呀，你自入昭院，和你形影相亲，饮食香肩并行，行则銮舆同，步芳尘携手倚宫廷，百样娇欢万种情。早提防渔阳战鼓惊鸾凤，马嵬负了卿。今日个摧折了牡丹，填塞了脂井，鹦鹉钗声静，芳洲减杜衡，怎消这夜半鹃声恨，好叫人数更筹第几声。语娉婷，相将早晚伴幽冥，一恸空山静，听铃声相应，阁道嶙嶒，铃声相应，阁道嶙嶒，使我回肠恨怎平。”较昆曲原调增加愈十余句。（页边记：高腔《闻铃》剧词较昆腔有增加）

又云：此剧为高腔君王帽生（昆曲称大冠生）之重头戏，多用宽音大嗓歌唱，其音节一曲较一曲高亢，宾白颇少，故休息之时间亦极少，若非有真实功夫、天赋、铁喉咙之优伶，鲜能演唱。当道光间，京中高腔班有名“大头官”之伶人，专工王帽戏，为“高腔十三绝”人物之一（当系大头胪）。扮演此剧，最擅胜场（页边记：道光中高腔未衰。大头官）。醇邸（清末醇亲王府）恩庆高腔科班中，有名三丁者，工王帽生及黑净色戏，颇为醇邸所赏识，其于《闻铃》一剧，亦胜优为之。光绪初年，丁三已渐衰老，两目复盲，每上台演剧，皆须人导引而出，尚能循规蹈矩，一丝不紊。戊子（十四年）夏间，丁三曾在东四牌楼之广泰轩，坐腔唱《闻铃》一剧，后遂逝世矣。（页边记：光绪初年，高腔名辈犹有存者。丁三）

又齐如山（京剧作家、理论家、戏曲史家，长期与梅兰芳合作）《京剧之变迁》（《国剧画报》二卷四期）云：咸丰年间，昆弋班有一位最出名的生角名叫孝三丁，系齐化门大街关帝庙票房出身，到光绪初年已七八十

岁,双目失明,尚搭安庆班时常出台。每逢上场时,有人将他领到台帘里边,锣鼓一到,即自上场,连唱带做,一丝不乱,演完下场时,便有人将他扶下。

又澹云《高腔之特色》(《国剧画报》二卷五、八期)云:高腔又名京腔,干唱不用乐器伴奏,发声浑厚充沛,似气力来自丹田者,吐字则全用切声方法,分头腹尾三部,歌唱虽不伴乐,而间以大铙、鑿字锣等响器,其音宏广低沉,绝非晚近徽、秦之刺耳震心之锣鼓可比。按高腔或云发源于江西弋阳,或云盛清取昆曲(按是弋腔)之词,移就长山白水之调,使东北健儿唱作得胜歌,习之既久,音调话白俱成京音,故云京腔。现有京腔十二律谱,说论高腔规律,并附剧本若干,余曾于傅惜华先生处见之。高腔又有帮腔之律,身段不甚繁重,排场颇讲究。至于剧本则绝佳,除歌昆曲本词而外,其专创为高腔者,如《玉杯记》可使人凄然下泪,《借靴》使人绝倒。至于《卖菜》、《东游》、《吃醋》、《哭城》皆罕见之名剧也。

又傅惜华《明代传奇题要·金丸记》云(《国剧画报》二卷二十八九期):《金丸记》、《曲海总目题要》未提撰人。王静安《曲录》卷四《金丸记》三剧,系根据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之另本《传奇汇考》,《曲海目》,用题为“明姚茂良撰,良字静山,武康人。”吕天成《曲品》卷中,古人传奇总目,《金丸记》亦题“姚静山作。”此记未见椠(音欠)本(古代用木削成以备书写的板片),选集中除《万锦清音》有二折,《醉怡情》(昆曲折子戏集子)有四折外,余皆未见钞本一部,凡二卷共三十句,每句均无句目。案《万锦清音》所撰《盒隐潜龙》(即今之《盘盒》),系此记之二十一句,《拷问前情》(即今之《拷寇》)系二十九句;《醉怡情》所撰之《妆盒》即《盒隐潜龙》,《盘盒》为第二十三句,《收养》为第二十四句,《拷问》即《拷问前情》。《金丸记》惟此四句流行于世。吕氏《曲品》此剧列入“能品”。曰:“元有《抱妆盒》剧,此词出在(明)成化年,曾感动宫闱,内有佳处可观。”晚清时,此剧之《妆盒》(时称《救主》)、《收养》、《拷问》(时称《打御》),皆尚演于梨园,无歌者为弋腔也。近年无搬演者矣。按《缀白裘》有《盘盒》之高腔剧词。今湘戏高腔有《妆盒》、《盘盒》、《拷问》三句。

又清逸居士《票界轶闻》(《国剧画报》二卷一期)云:复盛轩在西单牌楼大街路西,醇贤亲王府所立之小恩荣昆弋科班,每月大抵彩排六次,每演座客为之满,因行头砌末,实胜彼时皮簧各班。顾客分两派,一系喜弋阳腔者,一系看热闹。如《罗汉山》、《九莲灯》、《雷击十恶》最受人欢迎。其角色如油花脸、油勺儿(姓刘)、老外三丁尔,皆该班角色。陈荣惠即小恩荣班学生,创自光绪初年,后因立海军衙门(班址被拆),该班始散。

九月十五日

读焦循(清哲学家、数学家、戏曲理论家,扬州人)《花部农谭》笔记:

“梨园共尚吴音,花部者,其曲文俚质,共称为乱弹者也,余独好之。盖吴音柔缓,其曲虽极谐于律,而听者使未睹本文,无不茫然不知所谓。其《琵琶记》、《杀狗记》、《邯郸梦》、《一捧雪》十数本外,多男女猥亵,如《西楼》、《红梨》之类,殊无足观。花部原本于元剧,其事多忠孝节义,足以动人。其词质直,虽妇孺亦能解。其音慷慨,血气为之动荡。郭外各村,于二、八月间,递相演唱,农人、樵叟,聚以为欢,由来久矣。(页边记:花部戏的本质优点)自西蜀魏三儿唱为淫哇鄙谑之词,市井中如樊八、郝天秀之辈,转相效法,染及乡隅(页边记:魏三、樊八之风,染及乡隅)。近年渐反于旧,余特喜之,每携老妇、幼孙乘驾小舟,沿湖观阅。”

(嘉庆己卯(1819)六月十八日,焦循记)

花部所演有《铁邱坟》者,一名《打金冠》,为薛刚打杀伪太子,夷其三族,逮其兄于阳河诛之。伪太子者,武氏私幸薛怀义所生,所谓驴头太子是也。徐策悯薛氏之鬼馁而,乃自以其子易薛氏之子而抚育之。其《观画》一句,竟生吞《八义记》。(页边记:《断臂说书》亦本《八义记》)。后薛氏子去之韩山,起义师,直入长安讨武氏。韩山者,即徐敬业起兵之事也。今不曰徐敬业而曰薛蛟,当日所谓徐敬业实薛氏子薛蛟也。

《龙凤阁》慷慨悲歌,此戏当出于明末,《击宫门》一句,即隐“移宫”之事也。李娘娘即选侍也。杨波即杨涟,涟之为波其意最明。徐量即徐养凉,故谬为神宗事耳。

花部有《两狼山》剧,演杨业死事,而全归狱于美(指潘仁美)。延昭憩召寇准审定其狱,而潘之害贤,寇之嫉恶,淋漓慷慨,毫发毕露。尤谬悠者,则潘方统重兵,朝廷遣官逮之,莫敢动。适王侁怨美杀其兄,乃擒美至监车,而侁即统其军。为此戏者直并将侁洗去,使罪专归于美。

王霸之子王英,既邂逅郭后,迎奉于山。后命往市中招集义兵,市中人欣然从之,争延王将军酒食。从此王霸遭市人揶揄反面搬演。英往说姚刚,辞最气直,百挫不挠,作人忠义之气。

司马子元即司马师也。花部中大净为之,粉墨青红,纵横于面,雄冠剑佩,跋扈指斥于天子之前,居然高洋、尔朱荣一流。《晋书·景帝纪》称子元饶有风采,沉毅多大略。设令准此而以生、末为之,幅巾鹤氅,白面疏

髦，谁复信为司马师乎？（页边记：《禅台报》，司马师今扮演同）

唐张仁龟，忘张处士养育之义，出使自缢于邮亭，载《北梦琐言》。花部中演为《清风亭》剧。张处士仍姓张，仁龟则谬为薛氏子，其本末略同，处士夫妇以织扉磨豆为生，拾得此子，有血书乞人收养，处士力贫抚育，得存活。至十岁载，适其生母过此，乃窃血书逃去。其妇日诟，以恩儿得疾，不复能磨豆矣。张日扶其病妇往清风亭，望此儿归，盖年皆七十许矣。久之愈衰老、困苦，行乞而食，暇则引颈于清风亭。一日，传有贵官至，将息于亭，坊家洒扫，见二老人，因曰，此官与逃子面相似。明日，二老人欣然入亭，视之良是，往呼儿，其子怒曰：是何乞儿，得二百钱足矣，乃以钱二百给之，推于亭外。老嫗以钱击其面，触亭而死，翁以首触地死，子雷殛死亭下，右手持钱二百，左手持血书。

花部中有剧名《赛琵琶》，余最喜之，为陈世美弃妻事。陈有父母儿女，入京赴试，登第，赘为郡马，遂弃其故妻，并不顾其父母，于是父母死，妻生事死葬，一如《琵琶记》之赵氏。已而携其子女入都，陈不以为妻，并不以为儿女，皆一时艳羡郡马之贵所致。妻在都弹琵琶乞食，即唱其为夫弃之事，为王丞相所知。陈生日，王往祝，王曰：有女子美弹琵琶，当呼来为君寿，至则故妻也，陈彷徨强斥之去，乃与王相诟，王尽其礼物，令从人送旅店与夫人公子，阴召其故妻曰：尔夫不便于广众中认尔，余当于昏夜送尔去，当纳也。果以王丞相命，其阍人不敢拒，陈亦念故，乃终以郡主故，仍强不纳，使门者逐之出，念妻非便，遣客往旅店，刺死妻及儿女，幸先知之，店主人纵之去，匿于三官堂神庙中。妻乃解衣复其儿女，自缢求死，三官神救之，且授兵法焉。时西夏用兵，以军功，妻及儿女皆得显秩。王丞相廉知陈遣客杀妻事，甚不平，竟以陈有前妻欺君事劾之，下诸狱。适妻率儿女以功归，上以狱事若干件令决之，陈世美在焉。妻乃据皋比（虎皮椅）高坐堂上，数其罪，责让之，洋洋千余言。说者谓《西厢·拷红》一句，红责老夫人为大快，然未有快于《赛琵琶·女审》一句者也。（页边记：《赛琵琶》。今韩琪杀庙用秦腔演，大约魏三之《香莲串》或即此戏。湖北花鼓戏中亦有此，可见流传之广）

《双富贵》之蓝寄子以母苦其嫂，潜代嫂磨麦，又潜入都为嫂寻兄，行李匮乏，赤身行乞，叫化于街。（页边记：《双富贵》。湖南花鼓及桂林戏中有此，属小戏）

《义儿冤》本元人《赵顽驴偷马残生送》。《紫荆树》演田氏兄弟拆居事。

录焦循《花部农谭》，其所列花部戏，与《缀白裘》梆子腔不同，盖多为生净戏也。《铁邱坟》以下五出为历史戏；《清风亭》以下二剧为情节复杂之人情戏，惟《双富贵》以下三剧可属三小戏。

九月十六日

昨日访宣（谛之）兄，归途中即雨，雨至今日午后始止。昨日傍晚，生活委员会学习组负责人王达夫、杨春洲两先生来访。晚七时，学习组召开人民民主专政座谈会，仅及讨论大纲，并讨论到清洁竞赛事。至十二时始散会。会场中见马哲民先生及同乡桃源人张默涛。张先生云与他们相识，且曾在自由大同盟时代与予有旧，而予乃忘之，因伯韩知予来平，住万福店，不知予与同居一招待所也。今日整日未出门，傍晚，常任侠兄忽率其女与侄来，可谓奇遇。

九月十七日

《审头刺汤》（剧中之）陆炳，即明嘉靖朝兵部尚书路迎。路字宾旸，正德戊辰进士，汶上县城内人，系王守仁高足弟子，初官南京兵部主事，累官至本部郎中，历知襄阳、松江、淮安三府，累升陕西、湖广副使、河南参政、浙江按察使、副都御使、巡抚山西，入为兵部尚书。因与严嵩不合，上疏乞休，卒年八十。莫怀古即王麟洲、王凤洲之介弟（对他人的称谓），官南京太常寺少卿，为当时名士。与路尚书素有交谊，平时与路公有书牍来往。今路氏子孙，将莫怀古印王麟洲书牍表为册页，路尚书后人路则平，述当时审头案情甚详。路尚书告老乞休与本案亦有关连也。路氏以正直不阿名，严党曾讽之曰：“满朝文武半江西。”路曰：“汶上虽小四尚书。”四尚书：路迎、郭宾、吴狱、王呆，皆不与严党。（范少阳《戏剧考正》—《国剧画报》二卷十七期）。

礼亲王《啸亭杂录》魏长生条云：魏长生，四川金堂人，行三，秦腔之花旦也。甲午入都，年已逾三旬外。时京中盛行弋腔，诸士大夫厌其嚣杂，殊乏声色之娱，长生因变之为秦腔，虽鄙猥，然其繁音促节，呜呜动人，妆之演者淫亵之状，皆人所罕见者，故名动京师。凡王公贵位以至词垣粉署，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，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，无以为人。其徒陈银官，复髫龄韶秀，当时有青出于蓝之誉。长生既蓄厚赀，乃抽身归里，陈遂继其师业，当时百官殷富，习俗奢靡，故二子得以媚取，为和相（和珅）所觉察，因荷校银官于缇帅署前以辱之，为缓颊者皆摘贬有差。另逐银官归川中，其风秀息，银官不知所终。嘉庆辛酉（1801），长生复入都，其所蓄亦荡

尽,年逾知命,犹复当场卖笑,人以其名重,故多交结之。然婆娑一老娘,无复当年之姿媚矣。壬戌送春日,卒于旅邸,贫无以敛,受其惠者为董其丧,始得归柩于里。长生唱优伶,颇有侠气,庚子南城火灾,形家言,西南有剑气冲击,长生因建文昌祠以厌生。又纳兰太傅孙成安者,初与其狎昵,后遇事遣戍,归贫无以立,长生尝赠恤之,亦其难能也。

又《燕兰小谱》云:自魏长生以秦腔首倡于京师,其继之者如云,有王湘云者,湖北沔阳人,善秦腔,貌疏秀,为士大夫所赏识。有宗臣某,尝折其园中楼阁为其偿逋债。湘云性幽蔼,善绘墨兰颇多风趣。余太史(集)为之作《燕兰小谱》,以纪一时花月之盛,以湘云为魁选云。后湘云改业为商贾,家颇富饶,至今犹在云。

《天咫偶闻》云:说京师内城,旧亦有戏园,嘉庆初以言官之请,奉旨停止。

在伯韩(曹伯韩,长沙县人,学者,建国后在文字改革委员会任研究员,为黄芝冈老友)处遇臧克家兄,在漪兰堂遇巴金兄。巴金兄告我以马宗融(成都人,回族。教授、文学翻译家)死讯。马去台湾时,殊抑郁,台湾酒多(掺)酒精,饮者常中毒,而马兄多饮之。今年到上海,疾不可为,四月十日死,乃葬于上海,马太太今尚在台湾也。

有司严令谕示,再另撰劝善新戏,切按时事,作对病方,颁发各班,责令一体学习,如无此戏者不准在境演唱。

九月十八日

梁溪余治,字孝慈,号晦斋,又号莲村,撰《庶几堂今乐》四十种。香山郑官应书后云:“金匱余莲村先生敦行善事,垂三十年,大江南北,无贤愚疏戚,目之早曰余善人。其徒数十人,承其师说,凡济人利物之事靡弗为。而先生晚年,独取近世足为劝戒事,演为杂剧,收童竖之无告者,令梨园老优,教以歌歛,而自为之行列节奏,携经出游,资用屡困,谤议间作,先生力经营之,不少衰。至病作,不能自强,乃散诸童,各为之所,而以所演杂剧,编订付梓,而工未竟,先生归道山。光绪乙卯望,炊楼主人为辗转搜辑,得先刻小板九种,近刻六种,稿草千余种,参互厘定,得二十八种,尽付梓人。刻成,相约同志,牍呈现当事(现任官员),颁诸梨园,令日演一二折,而严禁淫媒诸戏,犹先生志也。先生歿之日,出所著祛邪崇正条议,教化两大敌论。贻廉访使应公宝时,又尝自撰楹联云:‘自晋头銜,木铎老人村学究;群夸手仙,淫书劈报戏翻腔。’余治不但为编剧家,且为戏剧运动者,其从事剧运,死而后已,盖俗语以卫道精神与当时魏三粉戏斗争。所谓教化二大敌,盖指‘淫书宜毁,淫戏宜禁’而言,即其自夸之手段也。余治《今乐府》(即《庶几堂今乐》,余治剧本集)之作,乃咸丰初秦腔盛行之反响。又炊楼主人序云:‘梁溪余孝惠先生撰(《今乐》)原刊被优伶肆习,同治甲戌(1874),重加编勘,旋归道山。及门人薛君景、李君金镛、缪君启潜、方君仁坚,搜罗遗稿,得原刊本九种,钞本十一种,残稿十四种(共三十四种)。越五年,光绪己卯(1879),香山郑君陶斋谋以全稿付剞劂(雕刻用的刀具,引申为刊刻),因合薛君诸人募刊者,凡得二十九种。’书首有咸丰十年(1860)正月余自序,盖原刊梓成于此时,即所谓先刻小本者是。同治甲戌重加编勘,即书后所谓编订付梓,工未竟者是。先生当歿于同治甲戌稍后也。炊楼序,郑书后皆光绪庚辰(1880)作,即二十八种刊行之时,己卯其前一年,其前五年,同治十二年,即甲戌,及门人已搜罗遗稿,则余(治)当歿于甲戌也。”

余之剧运为卫道工作,其始意,盖欲以《今乐》宣传乡约,上当事书,所拟条陈第八条云:“宣讲乡约,人皆厌听,今以乡约之法,出之以戏,则人情无不乐观。试演一日,必有千百老幼男妇,环观群听,耳濡目染之余,必有潜移默化之妙,较之乡约之功,何啻百倍。”又答客问云:“演戏者为愚夫愚妇,彼既不能读书明理,又不能看善书,即宣讲乡约,而近世人情又皆厌听,故特借戏以感之,故另开生面,补梨园杂剧所未备。”余所拟想之为民大众,不能识字读书,不会听道学语,故以道学语之宣传,纳之戏剧故事中,欲对此等不识字不明理者,收潜移默化之功。

余之剧运以卫道禁淫为积极与消极两面,其重视剧运盖取其家喻户晓。上当道书条陈第八条云:“从来施教者每以不能家喻户晓为虑,予窃以为有一家喻户晓局面,一举而感动千百万人,大可移风易俗,而又可不费一钱者,惜无人为之整顿于其间,转致伤风败俗而不问。”又曰:“宋江、晁盖以及张生、红娘,普天之下三尺童子皆知之,此看戏中来也。考试演戏乃一极好家喻户晓局面,而又可不费一钱。”又曰:“士大夫每以戏而不遑过问,悉听曲子,自为主张,自为去取,而变为诲淫诲盗,几致倒戈内向,为教化之大敌。”盖宣传乡约首在家喻户晓也。

戏欲令家喻户晓,必取皮簧俗调。《答客问》云:“古人作戏之意,欲以忠孝节义故事当场演出,使人观之而

感。使人观感自宜多多益善，欲使观感者多，则以巴人下里，属和者千人，乃足以资轰动。”《例言》亦云：“兹刻原为劝喻愚众起见，皆系皮簧俗调，习之既易，听之亦入耳也。”昆曲赏雅而不赏俗，取皮簧，盖求赏俗之故。

余治对旧剧批评，其一曰“药不对病”。《答客问》云：“近日梨园杂剧，大都药不对病，如《长生殿》为居南面著作前车之鉴。《精忠记》在劝戒人臣，是为食禄者作当头棒，与乡农无涉。至一切战限胜负设计用谋之戏，是皆为行伍兵勇激发忠义而作，乡民观之，适以开好勇斗狠之习。”其剧运目的在乡村农民，且将乡镇农民知见范围划得太窄，故有此把握过牢之病。（页边记：将看众知见范围划得太窄，不知戏剧内容，原为整个社会现象，看众亦无法太单纯）

其二曰：“奇病奇药”。《答客问》云：“近日梨园所演忠孝节义，皆人面疮、百鸟朝王奇病怪病之药，而不能治人人共犯之通病。余所作新戏颇切近人通病，而奇病怪病不与焉。”其论奇病怪病，其一曰“事非常有”；其二曰“不近人情”。《答客问》云：“《琵琶记》为状元夫人；《寻亲记》则事值其变；《芦林记》亦属古贤人之事，皆小民所不敢望，且不常有，非乡里间不孝子媳之通病对症药方，且皆有劝无惩，终难悚动。非常有则非乡农所素习，所常行之事也。”《答客问》云：“至逆子杂剧，则《清风亭》雷打张继保，亦是奇病怪病非世人所犯通病。此剧描写逆状出情理之外，适足为逆子自宽之地；《变狗记》以狗粪包围奉姑，亦属太过。”《例言》云：“古剧本多有非情非理不可为训者，即如《三国志》关侯（羽）训子一句，不过对小孩子说一篇夸张大话，全不像圣人训子口吻。”又《单刀会》，不过把关侯做成一个恃蛮倨傲之人，与当时一心为汉，权词回谢情节大有不合。至《清风亭》等曲更出情理之外。兹刻所取，均准情酌理，不降矫诬古人。”民间对古人认识有限度，如过求真，反难体味。太过亦民间情调，自士大夫观之则不合人情，盖休养之有异也。（页边记：戏剧多演变局，原亦为悚动而设，所谓事例之最标准者是。民间之理与法皆粗疏过当，有其天真，亦有其直率残害，当以民间眼光玩味之）

其三曰“感情用事”。《答客问》云：“古人传奇又往往牢骚感愤，借题发挥，畸轻畸重，未免形容太过。不知写人之恶必写到十二分，非理非情，无不令人发指，窃恐为恶者见之，非特不引以为戒，必反藉以自宽是适足以益其病而速其死。”此言士大夫之过当不但民间有过当，士大夫则皆平情近理也。惟民间之过当，每见其天真而士大夫则流于酸腐。（页边记：士大夫借题发挥，空洞酸腐，不独太过也）

其四曰“遗忽近小”。《答客问》云：“偷鸡毛贼也，《盗皇坟》大逆也，乃公然搬演，以为梁山好汉之所为，又何怪呼发棺之案，接踵而起，不足以遏盗窃案贼之流。《白罗衫》之盗，古今无第二个，为盗者反藉以自宽。”此亦自有其见，不但传奇一面令盗自宽，而夸张一面令盗接踵而起也。惟此从宣传主观立论则得之。《答客问》又云：“赌风、讼风、作风通病也，他如坠胎、溺女、焚棺、抢孀、骗寡、宰牛、捕蛙、轻生自尽、藉尸图害、争田夺产，无一非世俗通病。其它如轻弃字纸、五谷、杀生害命、好谈闺阃、奢华暴殄、虐婢、虐媳，旧戏及此者寥寥不多见，于古人随方立教，委曲裁成之意无当。”如以立教为重则教之方多在细微，以卫道为立场，则惜字纸等皆其类，此意亦可推于革命宣传也，如以客观写实为重，则盗贼亦有优点，不以毛贼大逆加其头上，即以尽能事也。

其五曰“凭空结撰”。《例言》云：“传奇往往凭空结撰，皆海市蜃楼。兹刻所撰，均属眼前实事，庶可徵可信，不落荒唐。”此即四则之意，持之太过，则于戏剧性有伤。

其六曰“全部太长”。《例言》云：“传奇全部太长，若摘取一二句，又觉没头没脑。兹所刻者，就其事之始末演成一回，不分段落，不能摘取，庶观者一望而知短剧之佳处。”

余治对剧运推行采三步的进展，即删禁坏戏，选定好戏，另编新戏。上当道书条陈第八条云：“凡有梨园，必官为厘定，其不可为训者，悉删之永禁不许演唱。凡可通行演唱者，必取其有益近日人心风化之剧，选取定名目，一律颁行。”

海昌陈其元子庄《庸闲斋笔记》云：“余莲村治，以诸生得保训导蓝领，然亦不求仕进，遇善事必竭力成之。劝人为善，舌敝唇焦，不以为苦。遍游江浙地方，以因果戒人，如溺女、抢醮、淫杀诸事，谆谆诱掖劝化，人苟允之，即叩首以谢，不以为辱。又自撰院本，纠会数千金，以忠孝节义事演戏，名曰‘善戏’，使观者兴起感动然。”

世俗习于浮丽，听古乐则惟恐卧，故志不得行，然莲村终不悔也。第因之感化者，亦不少。莲村曾于途中病甚，仆人陆庆，乃截指和药救之，则其感人之深可见也。莲村今年始歿，严芝生太史告余，谓莲村已证真人之位者。”

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巡抚丁公日昌，檄所属曰：无锡人余治煦仁子义，迹近不轨。其捕以来，人皆骇焉。按余字翼庭，号莲村，其为人，大类墨翟，日以天下之溺与饥馑于怀，奔走之而惟恐后。又尝擒盗王金标等于寿兴洲。江畔沙民往往蔑视长官，而贴服于余之一言。丁公之欲捕余，其源原盖如此。余自得檄，立赴辕门，将所

持付阍者以待命。丁公状其胆，延入，以客礼见之。语移时，丁公起谢曰：“仆为谗言所中，开罪良多，子真可谓善人者矣。盖余时年已六十，而余善人之称，则固久著于大江南北也。余以任恤功，由诸生得保县学训导。”

整日在旅舍补写日记。至午，外出购鞋及痔疮膏，并便道作天坛之行。午后，吴乃越来访。吴患肺病，住休养所，因曹力进寄衣裳，由寿昌处转，故来通知。今日痔疮放血极多，头稍晕眩。

昨在隆福寺书摊，得见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印行之苏州织造厂李煦奏折，内有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十二月日之奏折云：

“管理苏州织造员外郎臣李煦谨奏：……今年内寻得几个女孩子，要教一班戏送进。……切想昆腔颇多，正要寻个弋阳腔教习，学成送去。无奈遍处求访，总再没有好的。今蒙皇恩，特着叶国桢前来教导，此等事，都是力量做不来的。……今叶国桢已于本月十六日到苏，理合奏闻。……”

康熙在苏州征求弋腔戏班，苏州织造拟训练一班女戏进呈，而苦于教师难求，康熙乃特命叶国桢充任。由此一条可知北庭重视弋腔，而康熙对苏州弋腔名伶如叶等亦颇多识别。故此条于戏剧史极重要，乃于无意中得之。

信州郑仲葵胄师《冷赏》卷四云：“宜黄谭司马，殚心经济，兼好声歌，凡梨园度曲，皆亲为教演，务穷其巧妙，旧腔一变为新调。至今宜黄子弟，皆祝谭公惟谨，若香火云。”按旧腔，弋阳腔也；新调，海盐化弋腔，即宜黄腔也。

九月二十日

余治所编劝善惩恶剧本内容简介：

《后劝农》朱陈旧使君苏，劝农到乡，乘机查访开场聚赌，私宰耕牛。两牧童，一奉父命持竹秆推稻受赏；一怀骰子，被丢入河中。两农夫，一挑稻用担兜，受赏；一不备担兜，不得赏，足蹴石，碰落担上稻，始自悔未买担兜。两婆媳往田间送饭，争挑担子，因和好故均受赏。官至杏花村，有张长生，因荒年卖去自耕田产，乞化钱文，买酒肉果糕养母，且因有母，不受人帮工之约，得赏衣服、酒肉、白米，且亲书“乞丐如此”匾额赠之。有逆子周阿大，逆媳廉氏，与五十岁老母争吵，乃重责其子媳，游街示众。有醉人赵伯庆，冲道被刑，弟赵季英求以身代，得免。又拿到杀牛人陈大，责打后带回严办。又拿到开赌人王六，责打后游街示众。（页边记：劝孝悌力田也）

《活佛图》太和县杨甫，母戴（氏）妻赵（氏），杨抛母往西方求佛，西方心是佛，化身指点。杨与俗僧了悟同行，佛化虎试之，俗僧怖而杨不怖。又化艳女，俗僧迷而杨不迷，俗僧乃为虎食。杨至松风岭，佛化老僧告以佛在东方，须回家方能见佛。并告云：有一位白发蓬头衣披布被，倒退穿鞋的便是活佛。其母率媳往高坡望子，归后得病，媳割股愈其疾。赵家遣仆来，云赵媳父病重，媳托于邻妇归省，而杨以三更返家，母自开门，因目盲，忙中取被复身倒屣而行，杨乃知活佛即其母也。杨归后，舐其母目，得复明，而媳复割股肉愈其父疾，由赵仆送之归。如是西方接引如来，乃接此一家人往西天去矣。（页边记：劝孝也）

《同胞案》张伯仁及弟仲义，父母双亡，仲仁继妻李氏，自抓面皮，激怒其夫，云仲义殴嫂，伯仁向官告仲义霸占房屋，欺兄殴嫂等情。讼师陈五，向伯仁借银十两，伯仁不与，乃捉弄仲义，告伯仁吞公不吐，仲义妇赵氏阻之不可。武城县令同时收到两方呈诉，乃令当堂各说兄弟之礼。令仲义先叫哥哥，仲仁回叫弟弟，两边呼应。又令二人同照一镜，再照再看，于是弟不愿与争房，兄愿让十亩公田予弟。官因得知仲义告状，乃由陈五唆使，当堂讯得借钱不遂为生事之因，仲义乃自知上当。官重责陈五千，判枷示众于张家门前两月，并为仲仁兄弟书“哥哥弟弟争端少，子子孙孙好样多”匾额外，亲送兄弟回家。仲仁亦询知仲义殴嫂系其妻无事生端。而其妻因打婢女，婢逃（至）弟妇赵室，又往争吵。适仲义、仲仁归，妻再向仲仁诉说，仲仁斥其说谎。官以陈五教书，不教学生立身处世之道，赏与“误人子弟”匾额一方。赵氏劝夫息讼，则赏与红花披戴。而李氏与陈五则复受社会指责。（页边记：劝悌也）

《义民记》周元帅军前三日缺粮，皇上因户部库中久空，请皇亲大臣助饷。大臣甲兄弟助银二万六千两，大臣乙全家助银一万六千两。林王亲乘机催收债项，得金元宝一，银元宝一，太监造府催助饷，只献纳银二百两，却将十万家资送往南庄，并出招愿将府第绝卖作价二千两为助饷资，藉作抵赖。太监再来催，其院子自愿助银三百两，林怒，将院子逐出。另张王爷告假，驱数十辆大车出京，金资妻小尽为贼劫。张欲再逃天津乡庄，

收借项银五万两,为贼截获匝死。林王亲亦被贼获,皇上怒恼斥后,献银五万两,再逼献黄金三万两,再逼珠宝被匝。其运往南庄之家资亦被贼截夺。院子被林王亲逐出,入团勇义民队,为首要,将贼所劫得金银三千万两夺回,并斩得押解贼首,即众议将此银解送周营,报效军饷。盖以崇祯亡国时朝中故事作阑本。惟饷银不为粮以炊,乃其漏点。(页边记:劝助饷也)

《海烈妇记》陈有量与妻海氏往江阴投亲不遇,回转常州,盘缠用尽,海氏在西门外缝穷,为蔑片杨二所见,杨遂与陈交好,赠银十两与陈作本,因乘机调戏海氏,被海氏所拒。杨抱此恨,遂与头帮林大相商,劝陈搭林船回乡镇。陈偕海氏上船后,林忽托陈往苏州办货,独留海氏船上,遣金四娘劝海氏从林,并伪称陈已在中途落水。海氏不从,林乃逼奸,海自刎死。林与水手蓝九谋,藏尸船夹底板下,并遣蓝迎陈于中途刺陈灭祸。蓝反为陈作证,于是案破,林、杨正法,蓝受赏,海氏造坊旌表。(页边记:表节烈惩奸恶也)

《岳侯训子》写岳飞被召班师,秦桧假旨拿来岳飞父子,岳云、张宪不服,因岳飞训饬,用就逮事。戏中并及岳飞全家,(飞女)银瓶殉烈。梁夫人救出岳夫人母子,韩世忠向秦桧剖理,并挂冠归隐等事。其训子一段剧词,如“……你可知臣尽忠,子当尽孝,守天经和地义莫错分毫。为臣的受君恩如同再造,岂可以逞私见自诩功劳。……你不依言便是不孝,臣不忠子不孝天罚难饶。君命召不俟驾圣言垂教,君命死敢不死何可遁逃。我本是奉母命国恩图报,尽忠心有记号刻刻记牢,试把我脱衣看慈亲手教,想起来心头痛眼泪双抛。”余不满关侯(关羽)训子剧,故有此作。训子一段,将忠孝并为一谈,此封建说教露骨处也。(页边记:教忠教孝也)

整日在北平图书馆抄书,四时后往看虚静,即在张家晚餐。雇车回时,中途闻雷,归后雨降。

九月二十一日

续昨:

《英雄谱》飞天夜叉王海二,嫖赌破产,吃上乌烟,约独脚虎陈金、花脸鬼施大山,在乌龙山下拦路,劫得客商周全银一百余两,却被客商赵文雄打败,王陈均死,周银由赵夺得,并擒施解县。赵受赏银三百两,施正法悬首示众。施在大堂供称:赌钱、吃烟,因穷作盗,并说他起意是看戏看起头的。

此戏立意在反对《水浒传》,乃余治之素志。如此,施供词云:“那一日在戏场里遇着了王海二、陈老金,大家说苦境,正在没得商量,偏偏戏台上做出梁山水浒热闹好戏。晁盖、宋江在忠义堂称大哥哥,做一个公道大王,打劫王纲银子,杀戮贪官污吏,犯法的倒算英雄,时迁、白胜偷鸡贼也算好汉,一时耀武扬威,无人抵敌。看到此时,大家有点眼热。王海二说,如此看来,要想发财,除非要到梁山。陈老金说,不消个,可惜没得这地方。小的原说做不得的,做出来恐防官府要捉拿问罪的。王海二说,梁山好汉官府哪一个不怕,谁敢来捉?即使捉了去,我们也好学着梁山好汉,劫监牢,劫法场。小的又说,做强盗恐怕被人说笑,没得面孔,难为情格。王海二说,呸!尔直头弗懂事,梁山都是英雄好汉,天罡地煞,万古留名,谁个人来笑我?小的被他一说,心里一想,做了强盗,倒算英雄好汉,既得了名,又得了利,又没有害处,这场生意,也乐得做做。又想着丝绦党、七义图(两种山歌小唱)人都是强盗中的英雄好汉,遂不免一时错了念头,连声说好。王海二说,既大家说好,我们今日戏场上里,喝三斤酒,一言为定,大家搭两个兄弟,明日到乌龙山做做便了。……”余治从官中说出作剧主意云:“你可晓得梁山强盗后来被张叔夜(北宋武将)杀得干干净净,可见天道无差,做凶人终无结局。”便从官中说出禁演水浒意见云:“……本县从今即刻备稿,严出示谕,禁绝梁山《水浒》戏文,如再敢行扮演,定即提班严办。并将其各种诲淫诲盗邪说唱本,一体严禁,劈板销毁,以杜毒种。”可知余对水浒深恶而痛绝之也。

案余治《今乐府》引古注云:“自《水浒》戏文出而是非颠倒,定理亡矣。夫英雄好汉,义士美名也,而加之于盗贼,颠倒孰甚焉。即如《辰州会》一出,其主将陈元摆列擂台,招集义勇,其意固欲团练一方,杀尽梁山大盗,为国灭贼者,岂非真英雄好汉耶?顾竟至为逆贼所败矣,而看戏诸人,或尚能为惋惜为之不平,是非尚未尽泯,人心犹然不死也。乃偏察今日看戏之人则异同声,无人不笑陈元之败绩,而快梁山之胜者。呜呼,人心死矣,无怪乎结党成雄者效尤日甚。举凡贪财亡命之徒,均以水浒落草为逋逃薮也。余氏之疑且忿,盖智不及此,作《辰州会》者,写陈元败绩,即欲令人同情梁山,立意与余异也。”

又《今乐府·题词》注云:“咸丰七年(1857),山东东平州知州吴公获盗,供称结义兄弟有一百零五人,照梁山水浒天罡地煞之数,各有混名,尚少三名,待一百零八人数满,即将起事云云。始知此夥谋反,都是《水浒》所误。”则此剧故事所本也。

案王、陈、施等但能比《水浒》之李鬼,且分析盗贼成因谓由痴赌,亦仅就李鬼之类小盗立言。梁山虽下至

时迁、白胜，亦不由烟赌破产而为盗也。官逼民反为梁山主意，余乃讳而不言，其曰，为盗由于看戏盖并所谓邪说虽本而言。总之凡民间所产无论为戏为歌为故事，皆卫道先生所反对者也，盖具有健康性也。

家中函于晚间由寿昌转到，三儿入（长沙）一师附小，共交学费光洋十五元余，长生考取“革大”（湖南革命大学，吸收青年学生），复考取十二兵团政治部干部学校，并将于日内入“革大”受训。满弟工作似有办法，惟家庭负担成问题。谈夫将到益阳五师教课。仙妹拟迁赐间湖，缩小范围。民大迁小吴门外圣经学院。刘斌德已参加第二期“革大”考试，加入十二兵团政治干部学校。

九月二十二日

余治剧本内容简介续：

《风流鉴》开封府祥符县唐员外克昌，好点淫戏，本地大王庙演戏，唐点来福唱《三戏白牡丹》，并率妻女往观。场中正演唱戏，其女唐月娥与周文彩目成，月娥托腹痛归，随与周文彩卷逃，唐员外气昏回家。其女与周为其家女仆之夫王阿福捉住送县，盖王妻被唐占有十年，故出此图报复也。周文彩之师陈柳亭则爱读淫书，故周亦受毒，女误于父之淫戏，周则误于师之淫书也。官将周枷号，女交官媒押头门。唐员外托东邻周老先生说情取保，事乃得解。来福唱歌剧，演二奶奶（小旦），当暑日命仆来福（丑）打扇，并使唱山歌，因而调情之故事。盖略如《纺棉花》也。

《今乐府·自序》云：“近世轻狂佻达之徒，又作诲淫诲盗之剧，以悦时流之耳目。演《水浒传》，则以盗贼为英雄，而奸民共生艳羨；演《西厢记》，则以狭邪为韵事，而少年群效风流。”盖此等戏余所深恶者。又题词注云：“又有杨某好点淫戏，一日看戏回，其女已随厨夫逃逸，中途被获解官，某立时气死。”则此剧故事之所本也。

《延寿录》镇江李广义，经商无锡，端阳约友游惠泉山，相士魏通言李八月内必死。乃束装归。王友德妻曹氏，夫死三年，遗有一子。王母为吴一成所动，爱南村陈姓财礼，而曹不肯改嫁，吴一成率众往王家抢亲，李愿出银五十两交媒人会还身价礼物，并开轿钱十两五钱。吴去后，李另送曹银三十两，不留名而行。李当于八月十日死，归后乃准备棺木，料理家事，捐钱三千两、田一百亩为周恤寡妇月给之费。乃在家直过三冬，身健无病。次年新正二月，再来无锡惠泉山，魏通乃讲其满面阴隙纹，已修心改相，当大福大寿。

《育怪图》鬼魂刘陈氏，投生新城县朱三郎家作女。三郎妻周氏生一男二女，三郎母以女多受累，乃淹死所生之女。周氏临盆又生女，三郎及其母又拟淹死。朱二全妻生五女均留养，适来相助，乃与收生婆劝朱罢手。朱格于母命，朱二全愿出白米三斗助养息此事。朱三母不可，婴卒淹死。陈鬼诉之泰山，乃命变怪索命。又因朱二全夫妻有孝行，妻能劝救溺女，虽命犯胞胎相冲，亦助贵子加寿三十六年。收生婆则赐他发财万两。朱二全妻又将临产，算命人称其年犯岁君，又值胞胎相冲，朱二家有蚕，年年得利；朱三则年年折本，故虽溺女仍不免受贫。朱二全妻随母采桑，遇朱三，见有弃婴，请朱三捞起，朱二全商于母，留养为继女，并亲生为六矣。朱三妻临盆生鲜红人头蛇，缠朱三妻身，朱三母持铁钳鉗蛇，蛇咬其舌，并咬朱三子阿宝立死。三郎求神改过，神挑蛇去，朱三妻得不死。朱二全妻生男，生时火光冲天。陈布政适避雨其家，见婴非凡物，以初生女配之，并为其两岁子配其抱育继女，因请朱三作伐。朱二全母则拾得一金挂杖，上有字曰：黄金寿杖乃天赐也。农家的五女，母又有难产之厄，宜加防止，何至又拾养弃婴作女。（页边记：惩溺女也）

统战部派李今同志来谈话。下午，虚静与马博苏同来。昨晚因讨论散会晚，失眠，今晨痔血益剧。

九月二十四日

余治剧本内容简介续：

《屠牛报》华亭徐大、徐二弟兄屠牛，牛向老人张宝善跪，张劝徐兄弟勿屠此牛，不听。徐兄弟命伙夫王二煮牛头，割牛舌下酒，官差来查私宰，以银十五两赂之，始去。牛鬼来索命，徐大耳忽痒，以屠刀之尖刮耳，鬼推门中刀，刀尖入耳，流血倒地。所系一牛忽逃，徐二追之，牛斗徐二，触其腹，腹破肠出，两人皆惨死。两人积资因多为断差索取，乃贫至不能棺殓。其帮伙王三因信张宝善言，立誓再不屠牛。冥王罚徐氏兄弟变牛，徐大变牛后，忽向牧牛人蒋三作人言，述牛所受苦，蒋乃自愿向主人稟明，保此牛养送终。

剧中有一段乡下人道理，徐大向冥王辨析：“牛是孔圣人也吃的，孔夫子吃得，难道小的不好杀么？冥王：你知祭孔夫子用牛，且问你城隍神可用牛？徐：这却没有。王：为什么没有？徐：想是没有孔夫子福分。王：你个小小百姓反要杀牛，难道你的福分比城隍大么？徐：小的福分，岂可以比得城隍。王：你既知福分不及城隍，为什么城隍不吃牛肉，你反吃牛肉，难道你的福分竟似孔夫子一样么？”此段饶有风趣，但骨子里有极浓厚之

封建性，所谓惟辟作福作威，王者食是，然则州官放火，亦以福分解之矣。（页边记：禁私宰也）

《老年福》王赵氏在丹阳陆南金员外家烧火，每烧火则细摘稻草上的谷子，婢春梅恨其迟误，使往河下洗菜。洗菜归途，见农夫挑稻过路，狼籍满地，乃又取帚扫稻。春梅锅已烧红，而赵氏菜未洗好，又责赵氏不当偷闲扫稻，且使之回宾煮饭。陆员外以心计成家，不喜捐舍，因新正恶，梦家中见怪，乃许愿取白米五百担，白银五百两，买舟往南海进香斋僧。赵王氏辛苦借了三斗谷子，求附船往南海，以此谷作和尚斋粮。至南海后，方丈圆觉，不受员外银米，却在山门恭候赵氏，接以殊礼，并云赵氏所带之谷，一谷可抵万谷。又向陆员外说，你的福不及他的福，并劝陆在穷人面前放宽一点，善事门中多捐几成，即是家门之福。陆不悟，归时，弃赵氏于南海，开船而行。赵为录官送回，反比陆先回半月。陆回家开斋，以活烧羊鸭舌作食。赵收拾零散地下饭糁，逢陆怒，赶赵出门。陆家忽遭回禄，楼房财产俱烬，陆与婢仆均烧死。赵依其子居，子割菜得藏银地，取得天赐元宝，乃成富家。（页边记：劝惜谷也）

午前看书于北平图书馆，因有阵雨，早归。服药，痔下血仍多。午后略睡。

九月二十五日

余治剧本内容简介续：

《文星现》江西吉水顾南山，三十年前得病，有老僧劝惜字纸，立愿后病愈。此后专心惜字，现年登花甲，仍能健步。其仆顾升，算命人说他活不过十九岁，十三岁随顾惜字，现已二十三岁。有疯僧持字纸向人兜卖，去是“买福”，每纸索钱一百，农人王老长笑之，顾以银十两买得，扒垃圾人因顾仆劝惜字，信其言，随在垃圾中扒得二千钱票一纸。赵大林生前被顾南山前生打死，来索顾命，顾忽被鬼击而死。文昌神加顾寿三十六年，赐其子今科第一名解元，命桂宫司文郎为顾之孙，后来状元及第，因送顾还阳。又因顾升与扒垃圾农夫一同惜字，赐与二人大财源。顾还后，顾升得天赐黄金百两。顾添孙时，子福奎中江西乡试第一名解元。（页边记：劝惜字也）

《扫螺记》吉水周乐泉，因幼得虚痨，发愿戒杀放生，每日见河岸渔人所弃螺蛳为行人践踏，则沿岸扫入河中。陈学仁家仅五亩租田，母爱食鲜，乃以推网网鱼奉母。张三取镰刀缚鱼叉稍上，用做围塘割草之用。两人同来江边，周劝陈取钥后将网反兜入河忽将所推螺蛳弃于岸上。张三不听周劝，把鱼叉取鱼，镰刀钩其头落，死无棺殓，周为买棺收殓。周因陈听其劝，问知陈原为读书儿童，家贫失学乃助以束修（学费），陈拜周为义父。周之子入泮，周常买放穷人所捕鱼鸟，藉结善缘。张老二取一死鲤鱼，硬向周索价三千，不买则聚众相闹，加索六千，周亦将予之。适报周子中第一名解元，诸无赖各散。陈子亦同科中试，与周子衣锦同归焉。（页边注：劝放生也）

失血过多，人不能支，整日在旅舍补写日记。晚参加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讨论，头发热，未终席，早睡。

九月二十六日

关于知识分子改造，我私人的意见，分作八条写出：

（一）、不必多考虑，过去三千年来的封建统制下的知识分子，当着重由封建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新过程中，由外力刺激而引起革命性的知识分子。

（二）、当着重戊戌、辛亥、五四、五卅、北伐、抗日各时期知识分子的先锋、桥梁作用，并肯定他们在当时的革命作用，康有为在戊戌时，汪精卫在辛亥时，胡适之在五四时。

（三）、当不否认他们在各个时期的群众影响。如戊戌、辛亥时的革命党人与会党，五四、五卅时期的学生，乃至五四后的工农知识分子等。

（四）、当看清知识分子影响的有限性，和他们参加群众队伍所具有的缺点。他们既不曾发现工农力量，更妄想将自己跨在工农头上。

（五）、当看清知识分子对己对人都不能有正确估量，因此，认自己阶层可推进时代，可领导革命，如胡适的好人政府，无政府主义者的挽救人类，孙中山先生的扶植工农都是。

（六）、知识分子何以对人对己都无正确估量？因为他们自高自大，同时自饰弱点，因而孤立不群，即是骄傲而不老实，因而自绝于人，同时自己骗了自己。

（七）、知识分子虽也能深入工农群众的人，但他们却抱定教导工农的过高决计，都不曾想到对工农学习是更为重要的事。

（八）、知识分子改造有两要点：一是深入工农群众；二是向工农群众学习。

昨晚讨论会中,有张传新教授坚持毛主席是工农阶级之说,与马哲民辩论,用至进逼不已。予未眼见,人言如此而已。又张教授向人言,你们都是知识分子,有自己除外之意,教授爱说你们不啻为自己贴乌金也。

黄苗子与郁风小姐傍晚来住留香。黄言同兹(即顾同兹,黄芝冈朋友)在香港大颓丧,用至染大烟癖,且一度为香港警察拘得。同兹见有不同而本心未泯,采慢性自杀,实可叹也。

午后往见谛之(即宣谛之),访马彦祥,已易其居址矣。

九月二十七日

余治剧本内容简介续:

《前出劫》 黄巾造反,镇江小商人有母妻及子,杨原在劫数中,贼至,杨背母,妻抱儿,老仆杨福携衣包银两同逃。贼劫仆衣包,遇官兵至,贼遗衣包于路,复为仆得。母口渴,杨取茶饮母,妻无力抱儿,杨取置诸怀,背母怀子,十分吃重,乃弃其子。前途遇贼子,愿代母死,贼放母,妻愿代夫死,贼放杨而留妻。妻不从贼,举刀杀之,土神架刀引之去。官兵复至,贼交锋失利,自刎死。仆见贼尸,识即前劫衣包者,取其手上金钢匝,及腰兜中大元宝,推贼尸于河中,忽闻儿啼,则杨所弃子也,乃抱之觅杨。杨寻得母,仆抱儿寻得主人,一家得重聚,杨仆且得意外之财源云焉。(页边记:劝孝也)

《后出劫》 金陵张文免,避流寇逃至丹阳,弃其万金家产,抛其兄弟妻儿,随身带银十五两,与众修善人同逃。张包裹被乱民劫去,藏银空地得无恙。乱民投贼被杀,贼杀众修善人,神救之。贼离去后,张拾得抢去衣包,贼再来,乃伏乱尸中。天晚,神点应劫者名得张,讶其未死。土神云,张五十年前杀过王三麻子,当于明日午刻死其手。张知不免,翌日见妇抱儿逃难,欲弃儿,张为出银一两,雇人为抱儿,并发银四两送作盘缠。又见有婆媳同觅死者,罄所余银十两赠之,乃待王三麻子来。王至,张问君是王否?非是则我不当死,是则请杀我。王询知其因,不愿冤冤相报,乃释杨去。杨因劝王早回头抽身,投效曾胡(曾国藩、胡林翼)。王乃散其众,以金八万两,银二百万两送抚恤局救难民。其同伙顾留良则愿出其银四十万两半充饷半济难,乃各回乡图效。(页边记:劝救济也)

两剧中凡应劫者,由土神插一旗于背上,修善免劫,则土神去其旗。乱民为恶,土神见之,亦以旗插其背,则乱民旋被贼杀。修善人及烈妇不当死,则土神或他神以杖或鞭架贼刀,推之下。

《义犬记》 苏州阿大,扬州阿二两乞丐盗狗一只,将杀已作食。刘朝奉愿以银五钱赎此狗。二人愿改过自新,刘愿再送银三两,但要二人当天立誓。二人因立誓:再杀狗则愿被疯狗咬杀,转世变狗。阿大仍不改,被疯狗咬死;阿二乃念三官经乞食讨素饭充饥。花行经纪祝大成托刘朝奉带银三百两,往江北采购新花,雇毛阿三船,有狗随刘上船,至江阴黄田港,毛见刘所携银而利之,乃醉刘,套以麻袋,投之江。船夥张阿四不帮凶分银,毛乃独得其银,移船去。狗奔上岸,投岸上人家,并入水拖麻袋近岸,人视袋中有死人,心微温,乃救之活。刘与狗同返花行,而毛亦后至,乃扭毛见官,毛攀张阿四,张用证毛,称银两原封存毛锁桶内。官取出银两,用置毛于法,并取花红抬狗送出官衙。(页边记:惩负恩也)

《回头岸》 张大年好赌,田地衣服输尽,与妻陈氏商量,将十一岁女莲姐卖与赵名达家为婢,张写二十两银子卖身绝契,其女不愿,经赵同意,改写活契。莲姐服侍赵母,将每日点心钱八文积成银一两,托乡邻周家阿母,寄与父母。陈氏欲留此银供日食,为张所知,张欲望分其半为赌本,陈谓女曾由张绝卖,恩断义绝,不当再用女所寄钱。张大悟,立誓不赌,乃取此钱贩草茅、甘蔗,妻用以小刀并付其手,谓可作插皮之用也。张遇赌友李六,六向张强借此银作赌本,张不肯,遂相殴,李六含恨,复因赌输作盗杀人,为溧阳县所捕,乃攀张为杀人正凶,官搜张得小刀,云与尸伤分寸相符,乃定其狱。陈氏欲上京告状,赵母放莲姐从行,并取十两赠作路费。来京后,因京中官官相护,不肯翻案,失意而归,乃求于关帝庙中。时京详已到,官乃提张正法,一时天昏地暗,官恐有冤,乃宿庙求神判,神示梦于官,官梦醒后,适母女来呼冤,因为雪其事。(页边记:嘉贤妻孝女也)

整日在北平图书馆看书,晚为舅父草再请续发养老金铭呈文。

九月二十八日

余治剧本内容简介续:

《推磨记》 钱秀贞在曹门做童养媳,曹母常加虐待,小姑更助其恶。钱周氏来看女,送曹家筛箱一个,盖磨米筛粉有磨箱,无筛箱,则米粉狼籍满地,故送此为曹母惜福也。周氏与曹母口角,周负气而归。曹母命秀贞一晚内磨白米一担,用筛箱筛成细粉。翌晨,见秀贞工作已完,又说箱中米粉太少欲借此再虐媳,王灵官持鞭打曹母脚肿。曹夫老金,携子在外开店,因妻足病归,延医诊治不效,乃往九华山求取仙方。秀贞割股作汤

疗其姑，小姑偷见知之，曹母云是毒药不肯饮，小姑捧药进，饮之而病愈。小姑作证，知为其媳割股所作之汤，曹母乃感悟。县官赠“孝行可风”匾额，秀贞与曹子完婚，曹家从此不虐媳矣。（页边记：警虐童媳也）

《公平判》朱福郎有一子一女，女金姐嫁王家，夫好赌倾家，难以度活，向母求助，母以私蓄白银三两、金钗一支付其女，为媳陶氏所见，乃詈母。福郎归，更与妻同詈其母，母欲打子，福郎推母倒地，邻老劝福郎向母陪罪，复谓邻老硬帮。巡访使私访过，问朱姓保去，即行文立拿福郎夫妻到案。周大郎、二郎母陈氏，大郎娶妻后常要与兄弟分居，陈氏请其弟陈子琴来写立分关，陈氏提膳养田五十六亩，另提田八亩、银百两作三郎完婚费，余两人各派田二十一亩。大郎不服，云老娘心肠偏听偏向，不公不平。母打大郎，大郎推母倒地，并打其舅父。朱福郎到案后，官示以律例：凡子孙骂祖父母及妻妾骂夫之祖父母皆绞；凡子孙殴祖父母及妻妾之祖父母者皆斩；致死者凌迟处死。因判福郎夫妇一斩一绞。其母当儿媳行刑前求情不允，卒正法。朱福郎被讯时扳周大郎，大郎闻讯逃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开酒店，乃卒为阎君所逮，被解作两片，左四十九斤，右四十八斤。阎君命取左半之肉半斤，并在右半，云此谓极公平也。（页边记：惩不悌也）

案此剧着重点在宣扬殴骂父母律例，殴骂父母罪全斩绞，重律也。在当时，或官方多少执行者，而民间亦不悉。民间殴骂父母，视同故常焉。此律不准情之为病也。剧中两事，一则母以私蓄予妹，而妹之夫好赌倾家，村农惜小，自不以此为然，曲不在兄嫂而在妹之失也。一则善养田五十六亩，分派田四十二亩，母一人之供养超出兄弟两房亩数；弟成家，兄已娶妇，则兄之负担加重，乃弟则多分田八亩，较兄多四分之一强，弟完娶费用有银百两亦已足矣，兄谓弟完娶经遇提田则不能提银，自是情理之中，而作者必置之冥罚，解其身以求公平何也。乡约宣讲为清政府麻醉人民最有效之工具，而作者乃求全责备，谓宣讲不能通俗。剧中吏问福郎：“你平时可听过乡约？”福郎：“听是听过一两回的，无奈讲乡约的也不过像你先生方才第一回，照本读一两条，多是书上的话，我却一句不懂，也不知他说些什么。”余谓乡约宣讲宜作土话对人说，不宜说“书上的话”，乃更主张“出之于戏”，故余之戏为变相之乡约宣讲，而此剧之封建因素尤乡约宣讲之特质也。（页边记：土话与书上的话。余之剧运为变相之乡约宣讲）

午前访马彦祥兄，往舅父家交呈现文稿，即在其家午餐。午后回旅舍，为招待所壁报写一篇庆祝人民政协文章。

九月二十九日

余治剧本内容简介续：

《阴阳狱》余治写太平天国，全站在清政权的一面，这一出戏写得最拙劣险恶。认太平天国的兴起和破灭全由劫数，用中国神道反对外来宗教，因更将赞成太平天国的革命人民加上违教叛道的罪，所谓教，指祖先教言，戏的重点在以祖先教维护封建统制却只借劫数、报应加以说明。开场是丰都神和新安真人、同安真人会造劫册，计红册计善人；白册计无恶不作在劫人；黄册计可暂免劫的人；蓝册计水火旱疫风烟劫；黑册计刀兵劫，而黑册特厚，内更有违道叛教罪，则发畜部治罪，并将祖先押入地狱，等罪犯勾到再行放出。

剧中洪秀全用净扮，杨秀清用丑扮，陈玉成用花扮。接演洪劝陈信教，陈从洪教后，洪命烧魔鬼和父母魂牌。陈服洪，乃取魂重点烧毁。其时祖先乃即被鬼锁去，因为子孙违道叛教，十八代祖先便都要打入地狱。

接演杨（秀清）、冯（云山）、韦（昌辉）、石（达开）、蒙（得恩）、李（秀成）等一同礼拜天父，冯引陈（玉成）来，便参加礼拜。县官忽来抓捕，一网擒得。长官信佛忌杀，讯知人数虽多，未犯血案，令县官加责释放。县官加以谏阻，乃改监禁，于是狱被劫，贼窜湖北，陷江宁。

接演天王登殿，杨、韦火并，韦杀杨和石的家口，石离南京，天王杀韦，玕王（洪仁玕，洪秀全族弟）回京，英王破安庆，忠王破苏杭，两王从安庆、苏杭贡入大妹，贼知贡入大妹宣淫，蒙王焚死等事，但都只略为带过，如拉洋片一样。

接着是一段神仙出场，主意在劫数告竣，违教叛道的人都罚入鬼薪狱。鬼薪狱据说是偏历各狱，再烧灰存的一种刑法。

接演陈败卢州，石败四川，李回京勤王，将洋片直拉到洪天王死，幼天王逃，金陵破，李被擒止。天王死时白：“原来反到如此，江山已得了大半，还是没有结局的吗？天意呀，天意呀！”这是结穴所在，也正是劫数之为劫数的一种说明。

接演丰都神决狱，将洪、杨、萧、冯、韦、石、蒙、陈、李、洪等十人历遍各狱，发入火狱，并将其父母世世投入畜部。

剧中写天王死后，尸体层层包裹，眼空贴膏药，内为两空洞，没有眼珠，是中了洋人剜眼珠的宣传。又说新旧约是旧遗诏、新遗话圣书，说也当有本。

又有一段戏词唱出清兵入金陵城的安民号令说：“莫打鼓来莫打锣，听我唱个解散歌。第一不杀老和少，登时释放发护照。第二不杀老长发，一尺二尺皆遣发。第三不杀面刺字，多劝用药洗几次。第四不杀打过仗，丢了军器就释放。第五不杀做伪官，被胁受职也可宽。第六不杀旧官兵，被贼围捉也原情。第七不杀贼探子，也有愚民被驱使。第八不杀捆送人，也防乡团捆难民。人人不杀都胆壮，各各谋生求去向。”这戏词极有政治性，或当时实有这种歌词。（页边记：惩邪逆也）

九月三十日

余治剧本内容简介续：

《硃砂痣》 情节同流传剧本而戏词略有差。今录出《借灯光》（下）末、旦所唱三段：（末）我这里借灯光观看姣娘，与前妻相貌同一样风光。只见她双眉皱两泪汪汪，敢则是嫌我老白发苍苍。（旦）不是。（末）吓，不是。要穿衣早备下冬暖夏凉，要吃饭我家有稻谷成仓。（旦）越发不是。（末）又不是。这不是那不是难以猜想，你那里快说来好做商量。（旦）大老爷呀！未开言不由奴咽喉硬胀，叫一声大老爷细听端详。奴不是贪富贵痴心妄想，也不是贪饮食爱着风光。多只为我丈夫久病床上，好一似花开放被雨遭殃。我夫妻无端的遭此磨障，鸳鸯鸟被棒打一旦分张。蒙老爷娶妾身救夫之恙，小女子诉不尽百般凄凉。（末）听他言这因缘一旦不想，霎时间反惹起脑闷愁肠。他现有好夫妻成对成双，我岂做黄鸝鸟打散鸳鸯。我前世撒散了哪家勾当，到今生注定我骨肉逃亡。我不做坏良心有天在上，嘴嘴，我还是伴孤灯独守空房。（页边记：劝全人骨肉也）

《同科报》 山东河口毕庆云，当武城县粮长，妻周氏，二子，一年五岁，一年两岁。毕催取官粮收得银二百两，赶回缴官，值黄河水灾，周尹氏因不能兼顾女婴，将弃于河，毕出银三两，救此母女。因思现有官银二百两，不如权移作急救之用，乃将此银散放极贫孕户家口共一百五十八户人家。于是因欠粮为官府追比，限三日取齐，限满不齐则当堂打死。毕妻已有孕，乃携二子投水。广东嘉应州林孔煥时年四十岁，与友人结伴上京会试，见而救之，问知其情，愿出银百两，并向同伴募银百两足其数，不成，因不去赴考，将上京盘费助足二百两赠之。林原当以足病死，但返家即病足，但救人增禄与寿，而毕则赐以贵子，毕妻腹中子生，取名毕谊，同场相遇，问知为十六年前救命恩人，乃以己之文字相赠，而已则另作一篇。放榜后毕谊中第五名会魁，而林中五十名进士。此时毕谊年十六，林年五十六，毕庆云夫妇六十矣。毕夫妇双寿时，毕谊同科王锦文，与妻周氏奉旨完婚，王与妻往贺毕夫妇寿，妻询之毕即粮差毕庆云，乃言己与其母曾得其救助，盖王妻即周尹氏所弃之女婴也。王妻因以女门生名贴与王同往贺寿，并说明其原委焉。（页边记：劝济急救婴也）

《福善图》 江夏周守良，妻刘氏，儿善昌。周开烟房，平生敬惜字纸、五谷。儿九岁，在家读书。李承纪来买烟乘机盗同买烟人洋钱五个，因周作证搜出，乃恨周，三更缢死周之门首图诈。李妻诬李为周谋死，由保长王正邦出面私和，断周买棺成殓，再送李妻银五十两。刁有道见而作难，与催粮公差陈二、王七反对私和，断周出银五百两，李妻得三百两，陈王得一百五十两，刁得五十两，由周即时卖田十五亩，房四间作三百二十两，店及生财作一百四十两，周妻衣裳手饰作三十两，尚差二十两，善昌欲望卖身足此数，王正邦不平，愿出银二十两，善昌乃拜王为义父。周因送妻往妻舅家，自与善昌往陈员外家庸工，善昌则为陈家放牛。善昌因贪读逃其牛，父子追赶不及，陈员外索赔牛价三十两，事为告老吏部韩伯英所闻，愿出银三十两代赔牛价。又见善昌持书读，与作谈，善昌应对如流，乃令周与善昌，同往其家。韩借周银五百两劝其自行营运，留善昌伴其子读书。周营商九年，生意顺遂，获利三万两并有货物两船，归见韩交割，韩不受，仅允周还其原本。其年岁试，韩子与善昌同应试，韩子中第二名，周子中第一名入泮。韩乃劝周备取赎田房。刁有道与陈、王串诈，他案发，县官命枷三人由地保王正邦看管，每日游街示众。善昌来王家谒王正邦，与三人遇，三人乞哀，善昌允为求情释放。李大娘自夫承纪死，所得银三百两亦屡被刁等硬分硬派，全无实惠，乃靠女工为活。李承纪由阎君罚在枉死城，每夜上吊一次，托梦求妻超度，妻亦无以应命也。（页边记：警轻生图诈也）

《酒楼记》 狄阿三欠辛老三钱，避账不还，路遇辛，辛揪其衣，狄怀恨在心。一日，辛在酒楼与李大陶口角，斗作一团，时狄亦在，乃暗拳中辛要害，辛即死，而狄在闹中暗逃去。官断李杀辛处绞，而狄反得逍遥法外。辛、李同向阎王诉冤，奉命追狄。二鬼随狄至酒楼，狄一人往，而酒保设三幅杯筷，狄讶问酒保，酒保云：身后有二客，狄回头见二鬼，乃活捉狄魂去。阎王乃判狄受千刀万刀之刑，并罚亦狗以报。（页边记：戒争斗也）

《绿林铎》 小霸王计老大、赛金刚蒋老二，赌钱输空，知陈元隆钱庄有客，收五十元宝上船，计与蒋约，

并约赌友赵志福，雇船赶上银船，劫得客银后，并杀死老客，少客因赵求情得免。分银时赵与老船家不受银，由计、蒋二人分取，二人托赵代为看船，乃同赴赌局。老客魂向丹徒县知县梁伯仁诉冤，谓己身被计大、蒋二所杀，官既于江中取得老客尸，因发火签立拿来二人到案，并赏银万两捕贼。马快往赌场，计赌输自报姓名，马快上前为计所败。计逃走后，马快与赌客合追得计，又为计败，鬼现身扑计，乃就擒，官判死刑。蒋闻讯后乃急回船，告赵以计被擒事，并促老船家即开船，中途风起，三人均溺，赵与老船户被他船救起，蒋被溺死。计老大行刑时，自云隔十八年仍是个英雄好汉，老船户却认为，他此刻迫他摇船，十八年后他还要迫我的儿子替他摇船，因此而感到胁迫。但阎王却将蒋打入地狱，并判计投三世猪、三世羊、三世牛，受九刀十刀之苦难之后，再罚做十世乞丐瘫子。（页边记：警盗）

剧中亦有反梁山之道白两段：（官）你是强盗计老大？（计）小的不是强盗。（官）不是强盗是什么？（计）是英雄好汉。（官）什么英雄好汉？（计）梁山水泊个个都是英雄好汉，小人是梁山一派传授下来，嫡嫡亲亲一个好徒弟，并不是强盗窃案。（官）啊狗头呀，你可知梁山大盗后来个个被张叔夜大兵剿灭，算甚么英雄好汉？又（计）案是小的做的，还有个蒋二相帮。（官）他既是帮你，你便是为首的了。（计）小的不是为首的，是梁山宋江为首。均与英雄谱大旨相同。

《劫海图》城隍因天曹分注善恶，注册已定，发下本司分别应劫，命土神照依劫册布插标旗。伪保王陈大金起兵，土神将旗插向不孝父母之子媳头上，又插上淫夫、淫妇头上，又插上打鸟、粘鸟者头上，又插向乱民劫夺者头上，又插向轻弃字纸、五谷、杀牛、打狗……等人头上。陈兵至，将不孝子媳开膛，将淫夫淫妇下部及淫妇之手割去，用鸟铳将打鸟者击死，并杀死其他应劫者。官兵先锋与贼作战不利，统兵官求关圣帝示梦，帝告以攻心为上，乃立招诚免死招降旗，二贼将降，与换蓝顶花翎。贼将献降营计，向贼营道出官军恩遇，更有二贼率一万三千贼兵来降，统兵官与换红顶。陈出战不胜，想以唱“赞美”（赞美上帝诗）逃出重围，卒被擒获。因将陈正法，陈尸三日。（页边记：分善恶劝投诚也）

剧中有陈大金一段唱云：“说起赞美人人信，传教人说话实可闻。他说赞美耶苏有灵应，战场之上可放心。又说赞美上帝有灵应，千军万马不近身。小的连日来败阵，连声只念赞美文。哪知天父无灵应，赞美千遍竟无灵。比如入了迷魂阵，可怜逃走已无门。如今想来真可恨，上了大当误苍生。连叫天父不答应，网开三面乞洪恩。”教徒临阵唱赞美诗，官兵乃视为拳民符咒。（页上记：乐亭，史梦兰《止园笔谈》，光绪戊寅所刊之书，卷三述金田起义，谓贼中夜间口号，或曰“赞美上帝”，或曰“魂得升天”。每夜不定为何句，作为暗号）

《烧香案》三妙庵住持静修，用徒弟恙花、赛雪，夜夜来三人招引淫棍。顾先高在庵中走动，陆必大妻张氏，领一女名金姐，静修劝来庵做佛会，为顾所见，顾与静修说计，因祥符县开柜起征，串通李书办定陆为柜头，钱粮册呈现交后，共亏八百一十二两三钱五分六厘，例应柜头赔补，限十日缴清，陆因被押。李劝陆写信回家，变卖田产；静修来陆家劝陆妻与金姐再来庙烧香，可召主来庵成交典屋之事。陆妻及女来庵后，乃为顾所逼。适前任河南副使公子曾英上京会试，与知府有世谊，过庵闻喊杀声，破门而入，获顾，因捆顾及尼僧送县署，官锁静修游四门。定顾罪，将三妙庵房屋变卖偿补官银，并释陆出。忽有人击鼓报白云寺火起，寺僧与二女人同宿，已逮全。讯之，一为顾妻，一为顾之女也。陆率妻女往谢曾公子，欲以女赠曾为妾，曾云：即做妻也不敢奉命。盖曾岳父充发云南，故原配亦失散无踪也。陆女乃买得者，其父母亦远戍，姓为魏，女身有安徽镂金香囊一件，则真乃曾之原配也。

（页上记：洪秀全在金陵宫中，凡早晚临餐，则鸣锣聚众，率念赞美（上帝诗）。今时，置桌屋中，列肴馔，茶三盏饭三碗，燃烛而无香。馆人散坐两旁，瞑目扬声，如僧讽偈。词为洪亲制。其词不达意曰：“赞美上帝圣父，赞美耶苏为救世。”）

谈夫（姓刘，芝冈原姐丈）十七日函今日转到。谈夫原已定在五师教书。函云：杨校长已面约，并望兼任总务处主任。但文管部某则云五师校长业已改派，故归于失望。信颇牢骚，欲望来京谋一岗位。谓我之人事关系广，仍以前之作派也。寿昌三十日函云：昨与维汉兄谈到兄的工作问题，兄似曾与彦祥谈过。彦祥想留你在戏改会较能发挥。弟亦以为然。三弟（指田洪）从长沙来信，长沙方面又不以你离开为然云云。日中在北平图书馆看书，晚作函复谈夫、寿昌。

往张家看虚静，因即在张家午餐。午餐后与虚静、若望往城北游艺场听大鼓，始见所谓不闲者，乃一人奏众乐器。归途逢天安门阅兵（实为开国大典预演），和平门、顺治门均禁人通行，乃返张家，即借榻于其家。

（责任编辑：邹世毅）